

石門文字禪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八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疏

請悟老住惠林

瑞光表裏渾圓珠遺影迹淨慈縱橫無礙玉立精巖
兩翁皆化行京華一旦遂道徧天下每追惟其高韻
邈難繼其後塵欲扶雲門已墜綱宗誰決先師未了
公案恭惟某人淨慈真子瑞光嫡孫言行信於叢林
聲價重於吳越無生之句善嬰兒哆啞法門獨脫之

機入師子奮迅三昧願膺睿旨來振祖風施大士法
喜之珍洗小根禪誦之垢幸回法馭成就勝緣

又諸禪疏

常光現前廓周沙界大智成就不隔纖毫自然蟬蛻
根塵之間安用龜藏語默之外當有達識共賞此音
伏惟某人正眼甚明道根久固綽有遠韻爰自妙齡
雲行鳥飛川流嶽峙觀其措置實宗門之爪牙見其
施張蓋法窟之頭角以身徇道當無繫於去留爲法
求人豈有拘於喧寂所期甚大幸毋固辭

請杲老住天寧

雲門之句裏呈機粲玲瓏之餅芥洞山之正中妙叶
走圓轉之盤珠持臨濟之門風行黃檗之照用奪人
境於棒下分賓主於喝中三宗盛集於帝京諸老大
揚於佛事伏惟某人道韻拔俗英姿逸羣披沙得金
剖石逢玉識黃龍窟中頭角振青鸞溪上風雷十年
之幽蘭林香一旦之穎錐囊露主張法席厭飫名山
每欲晦藏輒自昭著其自治雖無求於世然寓世當
循緣而行奚必山林終勝朝市今者覺天梵侶上國
寶坊佇法馭以重臨期宗風而大振遙知起定因緣
助發慈心想見肯來龍象擁隨高步

山門疏

高山宏別傳之宗終依帝里天台修遠舉之行尚遊
人間觀其迹若未棄世緣論其心則深尊法道蓋至
人度生初不泥其出處菩薩護念亦將泯其靜喧仰
前鑑之昭然宜後昆之取法恭惟某人卓有實行號
稱飽參冰霜居懷嚴冷照物平生刻苦於道諸方信
服其誠其閱世也如風行空去來無礙則循緣也如
月印水成破因時昔懷雲泉終老之歸偶爾西去今
念王臣外護之意翻然北來期擊電機鋒重施使正
法眼藏不滅

請靈源外座

香象本狂依寶坊而馴伏怒虎方鬪遇禪者之解紛
顧惟齒髮之所慙曾彼性靈之不若聞斯妙義皈命
慈嚴恭惟某人如月在天非馱汗而匿照如雷振物
豈擇地而發聲開傳法馭之肯來故已輿情之喜愜
雲山在目何妨掉臂卽行龍象擁隨正好逢場作戲
副我有求之懇願開無礙之門

請一老外座

真誠所置聖果證於履聲正信之深空義現於猊座
況隣清淨之境親瞻知識之儀恭惟某人華藏親孫

佛印嫡子晨鐘暮鼓揮雙劍之鋒鋌水鳥樹林露臥
龍之頭角法不孤起此爲時節之因緣大衆必臨願
聽緒余之謦欬

請山老住雲巖

敷演佛乘資延睿筭僉求達識成就勝緣振列聖已
墜之綱宗行初祖不傳之正令真非掩僞旁徇道俗
之言公則生明特用叢林之議伏惟某人隨機說法
籍教悟宗名爲東林橫枝其實泐潭正脉少時橫行
海上老來古寺城隈惟以薪而續牀分栽田而博飯
然唯雲巖勝刹實曰江國上游宗旨之淵源緇衲之

都會鳳山歸去瓶盂是處爲家
倪座重登竿木逢場作戲
請提雅曲大衆欣聞

請藥石榜

耆年日已凋喪叢林今遂寂寥
王官玉石俱焚學者涇渭不辨
謂之受道其實走名賴老成之典
刑爲後昆之軌範恭以新命某人
滴水滴凍知果知因唯顯晦水到
渠成使魔外風行草偃一段勝事
千目同觀龍蜃沙頭最初解開布
袋鳳凰山下末後把定牢關道不
虛行法固如是特致谿蘋之具以
表山門之儀欣然肯來豈勝幸甚

請崇寧茶榜

出則爲人興化是何心行不如諸佛曹山空熱肺腸
雖然二老英雄未免一場敗闕欲圓道眼別有妙門
恭惟某人本色鉗鎚逸羣聲價現成活計更不覆藏
肅道者白牯牛兒騎來露地南徧頭赤班蛇子拈出
驚人大光西祖之機上祝南山之壽清風江上孤舟
不涉程途明月洲頭一句却分賓主寶坊在邇香飯
具陳將開選佛之場願受最初之供現前法侶同賜
證明

請逍遙宜老茶榜

寶几珍御特與同體之大悲白牯狸奴更入徧行之
三昧要當語絕滲漏不令機昧始終如百花醴味絕
中邊如三點伊勢分賓主惟靈源洞明此旨坐昭默
獨提正宗雅聞宜公禪師久親此老法席長眉尊者
爭傳親見佛來大耳沙彌自謂久辭祖矣浮塵滅盡
化愛憎爲平等之光大用現前投同異入寂滅之海
一言相契千里同風敢違十方蘭若之規敬薦一會
伊蒲之饌衆所欽佇儼然肯臨幸甚

請準和尚住黃龍

磨甗庵畔言回智照之光選佛堂前喝下證心之第

是續諸佛之壽命爲大法荷擔之叢林興自江西家
世獨聞天下老南設三關之問勃然中興關西藏一
點之機窅然深遠恭惟某人關西真子老南的孫貶
剝諸方踈通正脉自石門而遷幕阜如別業而歸故
園不離先祖道場旃檀林無別樹復唱舊時雅曲優
鉢華已重開便請拈提不勞辭讓

請湘公住神鼎

道不可傳則釋迦不當饒舌法如可說則維摩豈得
無言賴離微不犯之鋒機决祖宗未了底公案要須
圓融之士密開方便之門恭惟某人少小偶家瀟山

寅緣親承空印譬如懶融道者坐致雙峯祖師熏烝
見聞霜露成熟蘊醉顯舉足之辯有白雲越閩之機
領神鼎之名山適叢林中興之日行雪竇之正令酬
王臣外護之恩

請寶覺臻公住天寧

佛之法道世所追崇雖外護付諸王臣然荷負必須
龍象咨之於衆愛憎或出於人情公則生明真偽難
逃於智鑒來膺妙選果得耆年伏惟寶覺大士臻公
以禪寂爲家鄉以翰墨爲遊戲閒房古寺甘畢生於
折脚鐺中各夢同牀曾失笑於破頭山下而判府待

制妙於龐老識丹霞初不出門應歎仲尼知伯雪猶
資擊目今日重新法席一時共贊天寧演暢宗乘聚
三湘之雲衲祝延睿筭同萬國之山呼

請殊公住雲峯

有志於立事而事之竟成無心於求名而名之不捨
似水滴石積之以日而石自穿如麝匿香覆之以缶
而香愈著非形勢之激爾蓋物理之固然恭惟某人
東林廣惠之曾孫南嶽慈覺之嫡子撫謙榮利嘉遁
叢林王臣悅聞授以傳衣之職道俗勤請願聞飛錫
之來龍象畢臨山川改觀昔時把定俗子澆我白氈

巾今日放行真珠撒出紫羅帳

請道林雲老住龍王諸山

諸方叢社盛莫甚於湘中五派家風傳莫密於洞上
號稱法窟指曰道林蓋旃檀林鬱密不與荆棘並生
則真虎行藏豈容彪兕止住恭惟某人枯木嫡子芙
蓉長孫應緣東吳知名南楚金篦刮膜廓開空劫光
明寶鑑當臺頓見今時影蹟似暗中之五色如句裏
之三玄願布龍王之身徧施法雨要知曹源之一
滴不離覺場

雲老送南華茶榜

一衲生涯而名聞天子萬夫阡陌而位繼祖師是必
於曹溪有大因緣不然乘般若昔所願力時節既至
毫髮弗差豈特增宗門之光抑亦爲法乳之慶未忘
世禮少展輿情恭惟某人恩踰父母故言所不能形
容道絕功勲故意所不能測度雲無限礙寧分嶺外
湘中月有照臨豈擇曲江楚水暫駐隨軒之法侶願
陳薦鉢之溪蘋想蒙哀憐特有肯諾

請東明疏

雲門之宗風昔中興於雪竇而雪竇之法派今特盛
於臨平聲名振於諸方道德冠於列祖登其法席夫

豈庸流恭惟某人久遊臨平之門飮聞雲門之曲薄
遊南楚混迹東明鉢具笑移大類雲居之簡使符自
至未慙瀉水之詮朱紫堵觀道俗雲集升堂作象王
回旋則是真顧鑒酬機如師子返擲則不涉離微願
赴王臣外護之勤爲揚針水不傳之妙

請方廣珂老住石霜

諸相本空真緣相現有言雖幻法自言傳剎那間而
徧十方彈指頃而說千偈妙解所寄印證其誰恭惟
某人頓悟上乘久臨清衆如月在水而不染似雲出
岫而無心車轍峯前復起靈源之浪霜華澗畔重開

枯木之華迺知龍象之擁隨定看山川之改觀幸捐
謙柄無事巽牀

請真戒住開福

湖南報慈寺天下選佛場萬指犀顱千楹寶構宜得
知見絕倫之士重提佛祖已墜之綱竊聞真戒禪師
徧領名山久臨清衆受敵八面蓋文關西之家風貶
剝諸方有英邵武之膽氣袖丹霞劈佛之手藏黃檗
陷虎之機流出自已無窮曾襟來決先師未了公案
瑠璃餅含寶月紫羅帳撒真珠大振南宗續千燈於
將燼回瞻北闕祝萬壽之無疆

請雲蓋奩老茶榜

禪門分江西南嶽之五派後世盛雲門臨濟之兩家
至於流末之餘馴成戲論之誦師承大壞法道寢微
妄庸假我以偷安名實因茲而愈濫坐令洞上之宗
風來振湘中之法席果逢神穎爲整頽綱恭惟某人
芙蓉嫡孫枯木真子踈通莅衆故遇緣則應折節荷
法故律身甚嚴名譽排縉紳齒牙威儀爲道俗指目
誼譁沙步爭傳孤錫之重來狼藉封雲正賴清風之
一掃敢薦蘋藻之饌用慶叢林之儀未離旃檀之林
一句百味具足行據狡狴之座三玄五位縱橫

又藥石榜

坐致王臣之勸請蔚爲緇白之榮觀脫煩籠如蟬蛻
塵埃遂深隱如豹藏煙霧敢慶常規之苛禮特陳過
午之伊蒲恭惟某人滿腹精神實頭聲價不住城隍
聚落久藏禪板蒲團要成保社叢林敢負火刀直裰
以雲作蓋故我宗得妙以海爲印故按指發光挾路
通途則一日兩兼名剎回機轉位則四年三易道場
重重錦縫解合枯木開花片片赤心果見泥牛入海
特迂威重普共證明

又疏

觀名實無當而萬法本閑何必不物於物如天地不言而四時自運是謂無功之功所以有言忌犯當頭自然臨機不留朕迹其妙見於此耳孰能神而明之恭惟某人徧領名藍久臨清衆芬芝蘭之聲譽皎冰雪之行藏衣裊謝聚落之氛談笑有山林之韻一音普證萬指齊瞻海印成章檄祖令於教外寶雲作蓋施法雨於人間

嶽麓爲瀉山茶榜

全提祖令則無法無親略在世禮則有恩有義故證真必依於俗諦如解空弗離於色塵故造雨花顯敘

法乳自裂衣冠以參道荆除鬚髮而爲僧其長養成
就之私乃提撕藻飾之意至於曲折皆出愛忘俯顧
其微敢稱傳法之嗣仰惟至鑒又貞親教之師伏惟
堂頭大和尚道契天衣法傳智海廓沙界之量故能
山收海藏示醫王之心亦畜牛溲馬渤蠅附驥而氣
吞千里鈴繫鳶而聲登九霄是之固然人則幸矣躬
至針水之地特陳蘋藻之羞螻蟻微誠知慈嚴之易
感叢林苛禮愧恩大以難酬重煩四海之勝流共慶
一時之佳集

請圓悟住雲居

地號雲居非石梁隔分凡境世傳天上有山神常護
法幢須求魁壘之耆年來轄英靈之衲子恭惟某人
具豎亞頂門之眼行全提祖令之權舌覆大千入語
言之三昧身分刹海爲遊戲之神通豈暇奪人境於
笑中何止分賓主於句內願垂巧便俯徇時機大震
海潮之音用祝後天之筭

請璞老住東禪

寺近雙峯地連七澤觀今法席號古叢林師門挺多
開已見之戶牖學者益衆橫臆斷之干戈紛然江淮
遂成阡陌賴有人中師子來爲病者醫王伏惟某人

父事僧龍孫承祖印重建東山法道特弘西祖宗風
電馳三要之機霧合六和之衆慈雲先布增覺苑之
光華法雨將傾發道苗之種性

請璞老開堂

曹溪宗於天下而黃梅爲得法之源達磨祖於神州
而東禪蓋付衣之地歷觀先世勃興皆道大德全俯
視今時嗣續多名存實廢思得逸羣者宿追還古格
叢林果有老成來膺妙選伏惟某人行業無玷聲稱
有聞爲佛印祖印之兒孫共東山西山之雲月旃檀
林豈生杞彫虎穴不容處玉聚縉紳雲屯緇衲佇一

音之雷震特揚古佛之風同萬國之山呼仰祝後天之算

浴佛二首

已屆三時之月方議制僧紉惟四海之心皆欣浴佛
顧茲堪忍之世復現優曇之花幸瞻貫日之光榮受
九龍之雨百神讚歎萬衆歡呼異世今時祈勝緣之
無盡人間天上願此會之常逢

世尊成道先浴香水天王跪歎首獻乳糜仰前哲之
遺塵修後來之故事

祈雨

秋夏之交豐凶其辨稻稭植而未粒天日融而益烝
乞命真乘肅祈景貺惟覆載之父母將呼吸其風雲
願興無礙之慈副此有求之懇

謝雨

天道難知妄瀆凶豐之請聖慈易感下昭螻蟻之誠
天澤不貲輿情甚慶唯確然在上者實民父母止忍
感而遂通故如世著龜果從其願心知其幸詞不

祈晴

淹旬積雨方深傷稼之憂歸命至人願遂有秋之樂

仰蒙慈惠鑒此悃誠收廓野之層雲照麗天之杲日
生民飽煖仰瞻天地之仁詔事簡稀實賴慈悲之力

抄華嚴經

四天下微塵偈句百河沙光明身雲聚而爲秘密之
藏傳之於震旦之土二乘所不能了解衆生其安得
見聞而棗柏示其悲增以翰墨而爲佛事造爲大論
光贊佛乘方今紙墨之費不及百千而道路之遠纔
登五驛集百安之道種共開喜慧之福田當施積而
能散之心成就卓然不朽之事儻蒙垂允幸注芳街

化藏

五天祕軸三藏微言結集本藏於龍宮流傳幸出於
人世唯震峯之福地蟠萬礎之寶坊獨經藏之弗修
如面目之有疾議將重建倚辦衆檀願歡喜以聽從
庶莊嚴之成就菩提園內共輸一雨春回香積臺前
果見十分月滿

抄藏經

無漏智所演之妙語實世福田有作心所發之志誠
乃人道種耒之則善道已爲時雨耨之則勝緣蓋其
良農致爵祿壽考之有年使子孫慶流之無極視其
因果榮如日星儻三世如來爲不欺乃一切衆生爲

有賴幸蒙垂允點筆疾書

重修雲庵塔

蛙朝遷而莫還弗忘其本烏羽成而反哺蓋知其恩何含齒戴髮之可觀曾哺烏田蛙之不若唯雲庵之居無基布名山而卵塔之已頽陵夷蒼野室有朽貫廩有陳紅聞之而弗完已喧餘論欲就而中輟要亦非人

重修舍利塔

佛書曰應靈牙舍利寶塔所在之地卽是衆生植福之田每觀前人之措爲莫不皆有深意特建塔於五

達之衢旁臨萬瓦豈非欲爲此邦植福之地乎而歲久頽毀鳥巢其頂傳曰野鳥入屋主人當去言其居衰寂也今乃巢於闐闐之間豈興盛之兆耶而邦人見之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恬不以爲意甚可羞嘆時和歲豐力至施易欲募衆檀重增修之非唯佛事莊嚴之精勤亦爲遠人入郭之雅觀垂天之雲起於膚寸千人之帳成就衆毛唯茲勝事豈曰不然

天寧修造

湖湘巨鎮望最重於清瀟禪律精藍名特推於萬壽作重興之意不淺緣改剏之功未完欲鴛瓦之一新

擬蜂房之盡撒非棟梁無以資乎大壯非丹雘無以
麗乎重明則臣僚祝頌之誠叶衆庶歸投之地矧茲
勝利須假多仁希趣善者聞風而翕然莫樂施者揮
金而不數

天寧節功德右語

寶運儲祥驚星樞之夕遶慶雲布瑞曙日轂之朝升
仰依有感之慈上祝無疆之壽伏願陛下睿齊舜禹
德比堯湯履金輪之福以御天護玉真之道以應世
奏和氣爲太平之曲登斯民於大有之年率土同誠
幸遇千齡之嘉會瞻天鼓舞願同萬國之稱觴

化三門

唯淮山萃僧之海實祖師選佛之場必由大總持門
方踐普光明殿門屋今遂老矣過者疑將壓焉敢罄
折于于淨壇祈鼎新爲之營建飛簷走棟行看掩映
於雲煙間碧塗金想見照臨於巖壑

長沙斃街

持地聖師以身負土雪山童子布髮掩泥蓋世界平
則心地平佛土淨則身土淨豈惟典刑之具在是亦
因果之歷然竊見長沙之通衢正當聚落之要處街
斃久已頽壞車馬艱於往來願興掩泥負土之勤庶

致土淨心平之効然聞洪範八政而以殖貨爲先般
若三檀而以資生爲首豈非財者人所甚愛施者行
所甚難苟能易其所難則當施所甚愛妙莊嚴路請
同放步而登大總持門要當彈指而入

爲雙林化六齋

寺憑幽谷門對雙峯日陳一味之禪歲仗千家之供
金軀灌沐始興離垢之方軟草精持次結護生之禁
王事枉拋油醬寒山舉拂以生暝匿王自恣修營慶
喜持盂而啓教象骨輓毬之暇火焰上轉大法輪虎
谿種藕之餘橘盤中深談實相六時嘉會百福具崇

幸開樂施之心仰贊文明之化

化冬齋果子

古格叢林新開講席偶屆書雲之節特干指廩之豪
營辦勝緣精嚴法供懶納北禪之皮角且戢玄機聊
續東林之橘盤未忘世禮

化供八首

人有潔齋一日則可以祀上帝況終身潔齋者乎施
惠於蛇虺尚致銜珠之報况賢於蛇虺者乎石門精
舍始以單丁住持盛至于傳器極矣乃者勝侶遠集
至十九輩殆於遠公之社盡皆所謂潔齋者也有能

施而供之者乎恐不趨銜珠之報也

首楞嚴經曰昔有衆生施佛七錢轉身獲轉輪王位
嗚呼博施之利其利溥哉審如佛言則施者取福如
執左券以取寓物多得之非受者之喜少與之受者
田其所增損也唯不於佛語生清淨信而以富貴驕
人則是待遊說鋤耷者事非所宜施於雲山高人也
施以求福如種須刈雖不可必未能無意凡貴與賤
與夫愚智皆能知之無所用說但幸有緣見聞生喜
出其誠心則名淨施如其不然詬罵怒恚推擠閉關
無所不至設或與之出不得已則施與受皆無福利

誠開金石德感天地豈有高明以恠自蔽耶

竊聞人莫不有忠孝之心而士君子獨能善用此心故願祝吾君之壽及營其親福祉者皆依佛僧真世之福田也湘中爲僧之都曾南臺又其要處耒陽禮義之鄉士君子甚衆遠投之必有欣然而施者也解劔指廩當無愧於古人幸甚幸甚

柔和不諍清淨自活以三界爲寄寓以一鉢爲生涯故世尊曰以飲食臥具園林樓觀施之者獲福無量僧蓋爲福田所從來舊矣今人欲植福而棄僧如種稻而棄田也

著靴人喫肉赤脚人趁兔理有固然非特古語今日
若施一錢他生莊嚴自具譬如寓物於人而執左券
索取綫溜達石衆毛成毬豈可以小善爲無益而不
積以多福爲難致而不求哉

南臺鉢飯是生涯近取邵陵檀施家不覺香積路迢
遠更過四十二恒沙

化油炭二首

石霜枯木寒灰都忘世禮藥山草衣橡食略露家風
南北隨緣任運尚求冬煖夏涼今歲鬱密堂深猶少
炭鑪紅火有忠道者潛來獻誠要令坐對紅金實藉

十方檀信醉餘一擲之戲化爲海衆冬溫它日果證
菩提頓超暖忍頂地

當寺依山林有原隰以累年律居皆斫荒廢以是
逐年油炭尚須千人今歲尤不熟麻油價騰湧樵薪
已竭而寒凝日增雖欲安坐其可得乎約用三十千
便成光明便化溫煖

長生疏

九峯院名崇福百年供號長生適丁新年特爲吉兆
果施桑門之惠如除氈上之毛然衆毛乃能成毳一
夫不可勝敵敢于衆力同成大緣

化供三首

當寺依湘上瀕楚水基於隋朝盛於唐季有道俊禪
師者雲門之高弟聚徒於其間語句播於叢林號爲
水西南臺皇祐間廢爲律然古格尚存薦經儉歲住
持者棄去山林厄於斤斧屋宇化爲草棘至以田丁
膺門今年春州郡易以禪者領之於是明白老自鹿
苑移居此而衲子追逐而至遂成叢席然懼其有增
而無損故分化於四方嗚呼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
固爾然以至易犯至難人情所疑苟非已身所私則
鬼神且陰相之况賢者乎

信心一念諸佛皆知辦供一夫諸天降福此天下必
然之理故至誠確意皈投願施積而能散之心成就
遠劫無窮之利

明白庵在何許舊日水西南臺粥飯雖未飽足大言
要接方來水盈科而必進箭在弦無返回不愁天厨
香積但願施者心開

德士復僧求化二首

寺雖律名堂迺衲子續香燈於永夕紛禪誦以成羣
坐使古風行於今日一昨教門小有更變加以冠巾
竭來聖恩大爲發揚再除鬚髮懽聲震於夷夏喜氣

動於龍天著舊僧衣雖限一歲換新度牒必輸五千
而家在異鄉客於賢里清淨自活望之如登天之難
檀信可干成之若反掌之易必有深憐之者願施不
報之恩

去年春朝廷以鉢食膜拜爲西國之儀乃詔僧尼令
衣褐頂冠從中華之俗比奉聖恩許還舊觀人神交
慶夷夏增懽仰惟聖主之心寔通天下之志然每一
名之度牒必輸五緡於有司如須必濟之舟如望及
時之雨顧惟齒髮之外凡皆檀信可成敢領衆一登
高門願因時以成勝事所施雖少其利甚豐

求度牒僧衣五首

竊念生於七閩長游三楚以檀施爲依仗以佛法爲
家鄉十載事師共憫忠勤之効一心荷衆咸稱勞苦
之先念國恩澤之未洽僧寶數之難墮萬里之行起
於初步千人之帳藉於衆毛願成出塵之姿將赴選
佛之舉旣蒙開意而諾矣幸爲點筆而疾書

蓋聞相如以貲爲郎釋之輸粟入仕冠於終古赫爲
名鄉欲我緇衣結髮佛教旣買僧不許選佛則用財
不得守官念其生於東甌長於南楚倚妙典求登三
聚值聖王暫罷三年終營道儀依倣俗慮仰冀仁惠

成就夙心三塗升濟終賴佛慈六度莊嚴先依檀信
仁人難值如盲龜之木欣然易感如磁石之鍼獲披
廣大福田之衣而入清淨和合之衆酒酣樂極棄一
擲呼盧之資願遂志酬成三寶出塵之相報恩有在
唯佛證知

出家報四重之恩爲一大事剃髮墮三寶之數豈是
小緣須干祇樹之檀披此福田之服千里之水本發
於濫觴六合之雲實起於膚寸

恩遺有四而檀信居其一福慧有二而富貴居其先
但某生於寒鄉客於華里欲遂選僧之志敢忘擇富

之求成就勝緣恩非同日經營妙善道不虛行
三界火宅衆苦業城既無了期實堪驚歎返復以念
無可依投親舊欲與謀婚心志乃願棄俗年將遲莫
事恐滯留敢投淨信之檀圓滿六和之相成佛作祖
始自今朝異世他生終期報德誓將焚誦之志用酬
提挈之恩

雲蓋智和尚設粥

今晨香粥普告大衆圓明體上離見離情安立諦中
有恩有義智和尚三月七日現全身於雲蓋甘露滅
五月三日提綱要於石門佛法現前恩義俱報

又几大祥看經

姪苾芻某伏遇亡叔協律大祥之晨預誦金文宣持
祕號所集殊因並申資薦往生淨國者謹具功德疏
于後右伏以恩愛別離同謂之苦死生壽夭已定於
緣欲洗濯其苦因必依投於僧佛其人伏念俱緣利
國致禍及身豈意一朝遂成千古脫瘴鄉其偶爾登
堂室之聞然諦想音容疑遠遊之未返難居歲月俄
大祥之已臨寡孀弱孤持骨函而若絕偏親幼弟拜
奠酌而長號皇天唯予善人此理殆成虛語疾方增
熾哭不成聲仰仗真乘用資冥福伏念亡叔協律依

如來無畏慈力生菩薩有緣悲心摧落業障之山倍
增功德之海一念透脫六根頓明已在人間聰明更
益其念尚留惡道慧明卽觸其身決結龍華之後期
同副靈山之夙願

酬經願

近緣脫身海島犯難來歸所經歷州縣僅三十城出
入瘴鄉餘四千里無秋毫之恐有太山之安皆神之
休成已之幸唯所許願敢昧初心已延佛僧預開經
法以八月之朔對三寶之前敘事之因設齋以懺恭
惟十身滿覺萬德貞慈俯賜哀憐爲之作證

薦經

三藏祕詮一乘妙義真寫法界之圖牒絕苦海之舟
航特延清淨之苾芻羣誦秀行之貝葉庶憑此利上
迨我先伏願妙具信心深依法力超登覺苑導從願
王獲聞迦陵頻伽之音親瞻閻浮檀金之相脫有爲
之塵垢證無量之聖身

生辰四首

大行所熏如春與物等慈無礙似谷應聲虔當誕慶
之辰特集延祥之福誦持法藏增益壽祺伏願追迹
喬松比功契稷和氣作生民溫暖朴忠爲社稷垣牆

永護佛僧不忘願力

瑞應草之迎春方開八葉優曇華之出水果秀一枝
仰祝壽祺用延福祉伏願與民溫飽爲國著龜天上
風霜難老婆婆之桂人間歲月敢移道德之容永護
佛乘早調相鼎

令節屆辰過中元之七日美名瑞世鍾爽氣於三秋
仰祝壽祺實依法力伏願吉祥叶相戩穀茂滋輔明
主壑太平之基與生民作溫飽之具自計臺而進拜
追還大范之遺風由館職以超遷恢復小蘇之故事
八葉瑞莫冠三春之淑景一枝優鉢間千載之榮期

歸命佛乘上延台筭伏願勤勞王室護衛法門詔自
三湘卽受金甌之拜便登二府果膺玉板之榮瞻僊
風道骨以祝壽祺比太山黃河而增福祉

追薦四首

精誠之極必感真慈冥福所資實依法力唯賢明之
秉志享福壽而有終然夜壑山舟寧沒終天之痛而
風枝淚眼難忘罔極之思願乘淨供之因超薦往生
之路

大慈至悲寔作生靈之祐他心慧眼必昭螻蟻之誠
仰賴真乘用資冥福伏願一靈不昧六用潛通瞻眉

際白玉明毫禮天中紫金光聚諸天證樂異趣頓超
歲月易流永抱終天之痛音容如在難忘罔極之悲
歸命真乘式修冥福伏願頓脫三塗之苦長辭五障
之軀清淨諸根瞻萬德紫金光聚熏烝衆善拜十身
白玉明毫聞妙法以洗妄緣悟無生而登彼岸

舟移夜壑驚諱日之俯臨蟬蛻塵埃睇道山之已遠
欲資冥福實賴真乘伏願熏菩薩知見之香依如來
功德之力滌除千障清淨六根親瞻白玉之明毫敬
禮紫金之光聚餘緣未盡他生願會龍華惑習旣空
應念頓超覺路

次平赴省試設水陸

代

清淨寶王永作人天之護圓明慧眼必昭螻蟻之誠
某比下侍親望希薦舉果諧素志已叶庸情稽首真
慈虔誠歸命更願學增通力筆助神奇庶榮白首之
雙親必取青衫之一第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八

丹陽居士賀學仁保男懋初愛燈共施貲刻此
石門文字禪第二十八卷海鹽丁緣居士對
長洲徐普書建陽鄒大成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九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書

上張無盡居士退崇寧書

某啓誦相公佳句願見二十年矣每念威德崇重辯
才無礙未易鼎對顧省鈍根無異能解非所堪任以
是久不敢行詣耳不謂比來照禪師書中過辱緒言
見及如佩黃金良藥之賜閣下昔與雲庵兜率神交
道契爲內外護雖當時從游之人如某者亦蒙記錄

愛人而及屋烏謂徒虛語今始信然又蒙辱以崇寧見召尚未識門屏而據授以師位衲子驚怪莫不改觀實以鄙陋恐臨事失職有累閣下知言耳故不敢輒受謹課成拙頌六首繕寫呈上聊供閣下千里法喜之游干冒鈞重不勝愧悚

答張天覺退傳慶書

某啓某青山白雲之人其蹤跡不願上王公貴人之齒牙縱浪大化飽飯足矣不虞閣下過顧千里惠書以崇寧見要挽至人天之上使授佛之職責以重振西祖已墜之風其以閣下所責甚重某之材力甚薄

不敢輒冒寵命作偈辭免意閣下必憐其誠從其所
欲棄置之久矣而禮意益勤三返其使欲一相見而
已其翻然改曰無盡居士道大德博名聲徧華夏獨
立四顧爲我家門墻又先雲庵之執今區區於一愚
比丘其可終不往也故間關而來閣下一見過有稱
賞嘗謂天下之英物聖宋之異人撥置形骸傾瀉意
氣奇章

代雲蓋賀北禪方老書

清淨燕居雖聖師之明誨流通法藏乃釋子之本心

于其可爲之時蓋亦何膠於迹遠公老矣竟不過於
虎谿南陽翻然乃肯來於鳳闕觀其以道自重則或
異惟其以身徇法則皆然伏惟某人清明在躬淳化
接物以淵才雅思之三昧資淹通博識之兼能比自
雲山徙居城郭蓋叢林之故老傳聲名於此邦金斗
城中舊挽浮山之九帶汨羅江上重揚臨濟之三玄
允壯吾宗提攜後學凡於聞見無不懽譁屬叨疾衰
尚稽展對謹奉啓陳賀春色向暄尤冀珍重

代答瀋山評老書

竊承已辭惠日成爭瑞鳥之先瞻欵然道風遽與珍

緘而竝至悃誠特厚文彩甚華俯思衰殘交增喜愧
顧茲瀉水寔甲熊湘前豪峻大雄之風近世茂霜華
之嗣欽承禪師游戲灑窟熟爛叢林飄然而來故將
有意於先覺發其所蘊行看施益於後昆豈惟拙者
之與榮抑亦輿情之所望謹奉啓上謝

代法嗣書

某聞惟師弟子系時因緣雖遷流於人天或契關於
生死不謀而合妙於磁石之鍼適然而逢特類盲龜
之木方相視而一笑歎再來之尚存披掌發異世之
珠後身附前生之植載之傳記炳若丹青然望道固

有淺深受材不無大小沿從中世非復古風名存實
亡力微習重寂無奮起幾至陵夷如某者志節願追
古先識慮皆居人下契無悟花之敏迷有摘葉之愚
自離七閩謾游三楚寅緣養育則恩均親教提攜收
拾則人固戶知非止見聞之熏烝蓋亦琢磨之猷飫
誓同小朗斷筇不下三生敢料大瀉踢餅遂辭百丈
恭惟某人道傳熊嶽派出虎溪聲華久著於叢林誠
寔可開於金石游戲翰墨爛熟教乘屢讓名山倦臨
清衆而宗門道廣學者日親機比踈山敢犯腹中之
鱗甲辯如慧日寧延口內之雌黃蓋其要妙淵深高

明廣大而某應量而休蚊蚋亦名飲海登高未已女
蘿適幸依松敢不永棄世緣長依淨社激昂志節報
効恩私然力甚纖埃敢助培於佛種光猶爇火徒僭
續於祖燈瞻望門闌馳心師範過此已往未知所裁

代答書

伏審允膺顯命榮遂素心輿情欣聞士論增氣竊謂
仕宦無大小當各行其志窮達有義命則不必言時
較今竹帛所傳如漢文武之盛觀其至鑒大不可誣
相如之賦甚工止於爲令李廣之藝絕類竟不得矣
蓋功名出於偶然故用舍置諸度外然有是語未見

若人恭惟其官深於文詞綽有標韻言行信於閭里
聲稱著於搢紳袖手來歸餞華顛於詩酒挂冠閒暇
登清嘯於雲泉方慚贄賀之未緣遽辱函封之先及
獲窺筆力槩見平生習俗移人鄙後來居士之論天
資近道有急流勇退之風陳誼甚高把卷增慨驚文
彩之奪目挹謙光之照人永爲巾笥之珍愧乏瓊瑤
之報其於欽佩莫究頌言

代上太師啓

君子立邦家之光固難親炙忠臣在社稷之衛豈易
叛依幸逢濟濟辟王之朝共遇赫赫師尹之貴豈無

巨筆用贊元勳故巨壑縱魚王褒著漢武得賢之頌
在垆牡馬史克陳僖公有道之詩敢當措紳先生作
者之前願聽狂簡小子斐然之語雖牖中窺日未盡
光輝然爨下焦桐亦堪聽采恭惟某官文章宗伯道
德真儒會逢千載一遇之時協贊一日萬機之政股
肱周室首居尚父之尊左右商王自任阿衡之重一
持政柄大振朝綱李逢吉十六子之奸回悉歸竄逐
崔祐甫八百員之英傑盡入搜揚恢雖泮以興賢莫
幾千人經明行修之士設庠序而化邑復數百年鄉
舉里選之科鑄鐵錫子母以利便公私弛山河茶鹽

而通行商旅興水利則做載南畝得施十千維耦之
勤勸農田則平秩西成俱獲三百其困之望恤貧置
院凶年無溝洫之憂漏澤開園枯骨免狐狸之噉天
寧建寺祈明明天子壽考萬年敦宗立官使振振公
子本支百世以至乎九鼎鑄而百神受職八寶獻而
萬福攸同大晟作而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四輔建而
足以利國家興社稷王道平而百川理黃河於是乎
清元氣回而萬物春靈芝於是乎秀遂致一人有慶
四海無虞三階平而風雨時五穀熟而人民育天垂
甘露地產嘉禾山川草木之裕如鳥獸魚鼈之咸若

民躋壽域俗樂春臺一方無鼠偷狗竊之驚四境有
犬吠雞鳴之喜遠人率化荒服來王萬邦共惟帝臣
天地莫非王土開關受吏梯航遠走於蠻中獻地稱
蕃輿璇幾半於天下皆是八柱擎天之力益知四時
成歲之功昭昭簡在帝心籍籍頌諸人口前房杜而
後姚宋何以加諸左稷契而右臯夔不能過也此皆
公議豈但私言自從往古來今無不光前絕後雖禿
千毫之兔難紀宏規縱粹萬楮之皮莫形魯頌某備
員官業托質洪鈞望南山之維石崑崙幾年注目仰
北斗之台星兩兩每夜勞覓歎無路以掃門徒有心

於投刺鳳衰已甚敢與楚接之歌牛喘非時終冀那
吉之問特書悃幅上瀆高明造化鑪中敢希陶鑄燮
調手內全藉提攜果蒙自卵及翼之恩不忘摩頂至
踵之報

代上少師啓

伏審光膺大號榮二三公凡屬生成舉同抃蹈竊以
大臣謀國元帥行師深惟用兵之難近請以唐爲喻
裴度之誅元濟名蓋淮西子儀之備吐蕃威宣關內
然而軍旅屢失歲月薦更或碎韓愈勒銘之碑或置
朝恩疾功之沮紛然異議沸於外庭未有燾祭朝陳

散犬戎於沙幕捷書夜奏復禹貢之山河服功於談
笑之間紀績於鼎彝之上雖曰天之時數豈非人之
力爲恭惟藥宮先生蘊德方剛受材宏大以山甫補
袞之手應高宗協夢之祥惟都惟俞可曰千載之遇
知文知武是謂萬人之英當巍巍乎有道之朝建岌
岌乎無前之業父子俱登三事君臣慶同一時四世
五公何足道也一門萬石竊且陋之已收玉版之榮
行遂金甌之拜某猥緣望履獲預執鞭永懷剪拂之
私未効涓埃之報終當爲之殞首且將依以揚聲身
處江湖遐想平津之館職拘飛挽遙稱北海之觴

代東林謝知府啓

右某啓准使符授前件職事已祇受者竊以冠世名
山道德所在出塵淨社緇白同歸近偶厄於妄庸坐
幾見其傾覆宜得神穎以整頽綱上以副王臣外護
之勤下以副叢林中興之漸如某者涖衆猶晚涉道
未深五逢楚國之秋三涉湘山之刹特以宗風之盛
悞爲學者所推偶預總提良出微倖恭惟某官斯民
先覺當世偉人世殿侯藩名獨簡於睿想入聯清禁
道每格於君心期必代於天工蓋久從於人望某已
次治境行瞻履商獲聞謦咳之餘倍切敘崇之素謹

具啓陳謝伏惟台慈炤察

代上湖南使者書

某聞趙清獻公奉使西州以一琴一龜自隨坐則撫
琴玩龜蜀人莫測寓止成都以書抵中朝故人曰成
都全蜀之地沃野千里而多江山登臨之樂齋閣事
簡時有山僧野人投詩而去諸公顧此吾事豈不流
哉嗚呼山僧野人固無用於世然一造大人君子之
庭飾鄙陋之詞敘棲遲之蹟則遂爲公卿美談恭惟
某官文章之卓越風節之高特冠於搢紳雖功名事
業之効未收而人主倚眷天下之屬望販夫乳兒莫

不知頌詠盛德其遺風餘烈初不減清獻公而好賢
樂善出於至誠則又過之方持使者節來蒞三湘以
萬壑之松聲爲琴以自養之靈智爲龜當其酒酣客
散頽然墮幘聽江風之度曲觀湛然之發光若傲睨
萬物之表而與造物者游其高韻脫落當十倍西蜀
但山僧野人之詩文未至庭下猶以爲缺典某頃在
丹陽獲陪今儀府相公苻寶舍人父子遊自南還頗
獲翰墨切聞公蔡氏臥內客也敢自山中攜至持以
呈獻無所干求惟閣下憐其誠而進之爾

代上宣守書

某聞癡蠅附驥氣凌千里兔絲依松勢登九霄兩物
至微陋也而其氣勢特能榮耀於昆蟲草木者蓋其
所遭之時所託之地適幸而已矣某寒鄉賤微人不
比數賦命數奇臨事金注困窮極矣所幸少游上庠
識閣下一人耳時閣下蔚然自持如喬松之稚蒿萊
養精蓄駿如騏驥之困車輓某因得時交足以緣僕
絡根以蔓衍也嗚呼閣下以冠冕道德鼓吹六經聲
名橫翔捷出搢紳之右富貴昂霄聳壑青雲之上方
掇天子近侍出鎮大邦道顯著矣某塵埃寒乞面目
可憎輒敢冒重湖涉大江千里至前引物連類敘平

生游從之好欲以駭動視聽聞者多竊笑坐睡然區
區之心終欲一望履舄者其情有真可哀者耳某旣
爲功名悞罪大不孝二親之喪四弟之柩皆在淺土
家貧族陋默計之不一泣訴於門下是畢世不能舉
矣杜甫寒餓流離至食橡栗嚴武鎮兩川甫依之得
不死郭元振爲太學生家送貲四十萬會有縵服者
叩門自言五世未葬元振舉以與之嗚呼嚴武之忠
厚元振之節義蓋如此每讀其傳竊欣慕之恭惟閣
下忠厚不棄故舊有嚴劔南之風度節義喜施有郭
代公之奇豪而某無杜甫之才有不質名縵服者之

喪某之辭家里巷聚送或疑或信疑者多而信者少此不足怪蓋節義未嘗有故也願閣下哀憐之使信者增氣而疑者沮氣矣

代求濟書

某聞金以自獻致不祥之名鴈以不鳴蹈必死之禍者莊生寓意於兩物蓋所以配士之自獻亦又以罪士而不可不言也夫士臨死禍而不言世必以爲誇若困蹇之辱飢寒之憂已切諸身不翅如臥積薪之上而下焚之猶不以爲意鉗默不言使莊子不呵之三尺童子且聞以爲笑也某幸以諸生得侍師範瞻

承顏色熏蒸見聞一年于茲日月不爲不久而質疑
受訓義在徑造面稟而已然特飾鄙陋之詞爲之書
遂及私門之猥以上累聽覽者其情有可哀者耳儻
蒙霽嚴有和則請畢其說于前某讀漢傳見司馬長
卿之還成都家四壁立又讀唐帖見顏魯公從李侯
乞米嗚呼漢唐人物如長卿魯公者可謂碩大而秀
傑者且屋廬不完饘粥不給況下者乎然兩人者風
流餘烈可以想見以某之不肖駑鈍聲遺沉下蓋其
智愚之不移貴賤之相遠無可企羨然猶有羨於長
卿魯公者羨其當耳長卿固倦遊而歸所累者文君

耳而猶有四壁可誇如某干祿而祿未及親今親皆老無以爲養弟妹職職及婚嫁二十餘口伏臘叢於一身而家無置錫之地魯公雖曰舉家彌月食粥而有祿可仰有畜米者容其乞如某者族寒里陋無強盛可依之親誰當告者聞古有魯肅指廩借周瑜則以爲癡郭元振推錢四十萬與不言姓男子以爲狂則有羨於司馬魯公未足爲過也某前此賃屋而居今有屋者取以自用一家幼稚將至露地臥起矣恭惟先生識妙如蒼龜納汚如山澤剛而有禮人不得而踈親明而無私士實樂於求懇昔劉政往役邠原

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此懷之可入耶原之言蓋喜之也其恃先生之恩竟敢與劉政之謀干犯妄意先生必有原之喜而憐之

塔銘

夾山第十五代本禪師塔銘

并序

師諱智本筠高安郭氏子生五歲大飢有貴客過門見其氣骨留萬錢與其父母欲攜去祖母劉適從旁舍歸顧見怒曰兒生之夕吾夢天雨華吾家吉兆也寧飢死不以與人推錢還之既長大遊報慈寺聞僧說出家因緣願爲門弟子劉氏喜曰此吾志也年十

九試經爲僧明年受具足戒卽往遊方時雲居舜老夫開先暹道者法席冠於廬山師往來二老之間久之聞法華端禪師者深爲法窟氣壓叢林蓋臨際九世之孫也而楊歧會公之的嗣也師往謁之遂畱十年名聲遠聞舒州太守李公端臣請說法於龍門辭去之曰端領衆送之師馬逸而先顧端曰當仁不讓端笑謂大衆曰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父子法喜遊戲多類此未幾屏院事乃還廬山時曾丞相由翰林學士出領長沙以禮迎居南嶽之法輪學者爭宗向之遷居南臺自南臺遷居道林自道林遷居雲

蓋自雲蓋遷居石霜凡十三年道大顯著勸請皆一時名公卿師既老矣而湖北運使陳公舉必欲以夾山致師師亦不辭欣然曳杖而去人登問之答曰係情去留豈道人事湖南湖北真一夢境爾何優劣避就之耶以大觀元年上元夕沐浴更衣端坐終於夾山之正寢閱世七十有三僧臘五十有二闍維齒骨數珠不壞葬於樂普庵之西師性真率不事事膽氣蓋於流輩作爲偈語肆筆而成亦一時禪林之秀者余未識師聞清涼洪禪師言其爲人甚詳後二年門人處曉出開福英禪師所撰行狀來乞銘銘曰

定慧圓明力無所畏顯於湘南遂起臨濟學者如雲
異人輩出唯會與南絕羣超逸號末法中二甘露門
唯夾山本寔會的孫七移法席籍其聲華迅機雄辯
能世其家放懷清真亦足風味睥睨死生蓋其一戲
白塔林間矯如飛鶴不涉春綠碧巖花落

鹿門燈禪師塔銘

并序

西蜀世多名僧而魁奇秀傑者尤見於近代有如寶
梵大師昭符者弘經解義足以增光佛日太史黃公
稱之曰知文知武染衣將相者也嗣承其學有如圓
明大師敏行者家聲辯才足以舟航苦海內翰蘇公

稱之曰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以如幻之三昧爲一方首者也兩公今朝第一等人意所與奪天下從之而寶梵圓明特被賞識兩川講徒增氣四海縉紳想見風裁也鹿門禪師蓋嘗以父事圓明以大父事實梵觀其規模弘大教觀淹博熏烝見聞有自來矣師諱法燈字傳照成都華陽王氏子也自幼時則能論氣節工翰墨逸羣不受世緣控勒年二十三剃落於承天院受具足戒卽當首楞嚴講者年皆卑下之時黃太史公謫黔南與圓明遊相好每對榻橫麈師必侍立看其談笑公撫師背謂圓明曰骨相君家汗血

駒也他日佩毗盧印據選佛場者必此子也常夜語
及南方宗師公曰今黃龍有心泐潭有文西湖有本
皆亞聖大人曹谿法道所在或欲見之不宜後於是
圓明棄講出蜀師侍其行至恭州而歿師扶護歸葬
成都辭塔而去下荆江歷淮山北抵漢沔徧謁諸老
所至少畱機語不契振策卽行登大洪謁道楷禪師
楷問如何是空劫自己對曰靈然一句超羣象迥脫
三乘不假修不落有無更道取一句曰待某甲無舌
卽與和尚道楷駭之師乃伏膺戾止承顏接辭商略
古今應機妙密當仁不讓師資相懽不減瀉山之與

寂子趙州之與文遠也太觀之初楷公應詔而西三年坐不受師名敕牒縫掖其衣謫緇州師趺足隨之緇之道俗高其義太守大中大夫李公擴虛太平興國禪院以居之於是洞上宗風盛於京東政和元年楷公得釋則東遁海瀕千餘里太湖中而止草衣澗飲若將終焉豈非狀名迹之爲累也歟師猶往從之楷以手擲揄曰雲巖路絕責在汝躬行矣師識其意再拜而還七年解院事西歸京師名聞天子俄詔住襄陽鹿門政和禪寺師謝恩罷退飯丞相第堂吏抱牘至白曰江州東林寺當改爲觀從道士所請師避

席曰廬山冠世絕境東林又其勝處世爲僧居如春
湖白鷗自然相宜今黃冠其中絕境其厄會乎丞相
大以爲然東林之獲存師之力也旣至漢上郡將諷
諸山辦金帛詣京師作千道齋師笑曰童牙事佛有
死無二苟非風狂失心輒以十方檀施之物千里媚
道士耶郡將愧其言而止然天下叢林聞而壯之鹿
門瀕漢江斷岸千尺寺嘗艱於水師坐巖石下念曰
吾欲叢林此地爲皇朝植福而泉不能瞻衆山靈其
亦知之乎師以杖撻草根俄衆泉感發一衆大驚山
中之人目之曰燈公泉師初依夾山齡禪師齡道孤

化而無嗣之者僧惟顯得其旨隱於南嶽師以書抵
長沙使者迎出以居龍安禪寺聞者伏其公貴其行
初惠定禪師自覺革律爲禪開初未半而逝螿藏蜂
聚故窠遺垤十猶七師爲一新之長廡廣廈萬礎蟠
崖冬溫夏清崇堂傑閣十楹照壑吞風而吐月椎拂
之下五千指十年之間宗風大振人徒見其婆娑勃
宰若遊戲然不知其中至剛峭激也篤信所學雖威
武貴勢不敢干以非義性喜施不計有無傾困倒廩
以走人之急靖康二年春金人復入寇兩宮圍閉驚
悸不言謝遣學徒杜門面壁而已門弟子明顯白曰

朝廷軍旅之事何預林下人而師獨憂念之深乎師
熟視徐曰河潤九里漸洳者三百步木仆千仞蹂踐
者一寸草豈有中原失守而林下之人得寧逸耶五
月十三日中夜安坐戒門弟子皆宗門大事不及其
私泊然而逃檢其所蓄道具之外書畫數軸而已閱
世五十有三坐三十夏度門弟子明顯等七十餘人
受心法蒙記荊潛通密證匿迹韜光者甚衆二十二
日全身塔于山口別墅惠定塔之東明顯狀其平生
來乞銘銘曰

空劫日用易知難分汝欲分之如聲與聞何嘗有間

月徧谿谷何嘗有斷風偃松竹於一毫端捏聚古今
粲然明了而不可尋無功之功無位之位爲物作則
無容觸諱唯此正傳洞上所宗當有神穎振其頽風
堂堂燈公龍象回顧負戴之重徐行安步漢南盤本
兩坐道場杳然一室名聞諸方孝於事師忠於事佛
俯仰無愧雖化不沒聞名在世決不可除則於心外
法有遺餘竟欲除之出以示我笑而不言如冰在火
蘇嶺萬仞蕩摩雲煙曰塔其下望之巋然緬懷高風
叢林殞涕我作銘詩以范來世

蘄州資福院逢禪師碑銘

并序

自逢磨入中國授二祖心要而以衣爲信故六世爲
之單傳至曹谿藏其衣故諸方得者輩出其魁壘絕
類碩大光明有若衡山觀音廬陵清原者特爲學者
之所宗仰天下號二甘露門今逢禪師者清原九世
之嫡孫黃龍機公之高弟也此先蓋福州閩縣人生
於陳氏自其少時英特開爽不愛處俗者年敬愛之
唐乾元初落髮於隱真寺明年受具足戒卽策杖遊
方聞黃龍參出巖頭門風孤峻自荆楚舟漢江抵鄂
渚而機公杜門却掃棧絕世路學者皆望崖而退師
獨扣其戶俄聞疾呼曰擊門者爲誰答曰今逢曰未

來此間亦不失答曰若失爭辭與麼來曰來底事作
麼生答曰昨日親自渡江黃龍於是開扉笑而器許
之師從容遊詠日聞智證雖不事接納而戶外之屨
常滿痛自韜晦而人間之譽益著以順義癸未之秋
辭黃龍北遊戾止祁陽月峯之下初爲茅茨一飯奉
身跏趺終日學者追隨而至川輪雲委前刺史奇章
公拜謁受法要而請升座道俗懽呼謂一佛出世遂
成叢林號南禪男子張宏甫施宅爲寺莊嚴之妙疑
絳闕清都從空而墮也歲在戊子夏淨髮更衣而坐
謂門弟子曰吾委息後衣麻饌客號踊哭泣皆不可

爲苟違吾言則非吾法侶於是以書徧辭檀信六月
八日示微疾泊然而化閱世五十有一坐三十四夏
塔于郡城之北太和中忽見夢於父老曰吾欲出塔
大作佛事於是啓塔而顏貌如生萬衆作禮龕而供
事之自是則能指揮造化縱奪禍福使雨暘時若百
穀茂遂民建寺其旁世以父子傳器夜燈午梵自唐
迄今不替政和之間禪林易之更兩代荒殘如逃亡
人家宣和太守林公以嘉祐寺彌勒院僧擇文王之
從檀之請也文疎通解事材智有餘道行信於邦人
初至之夕適大雨九徙其牀一年而施者填門冠蓋

撰述
不齊
卷二十九
無虛日二年而修廡密室綠踈青鎖三年而崇殿傑閣間見層出遊僧過客摩肩仍袂已至者忘去方來者如歸余嘗與林敏功于仁過焉仁曰寺以律名而禪規不減諸方廩無餘粟食堂日集千指非有以大過人何以臻此余曰昔臨濟北歸仰山歎曰此人它日道行吳越但遇風則止瀉山問有續之者乎對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故世稱念法華爲仰山後身庸詎知文非逢公邪子仁曰彼以荷擔大法此方從事有爲仰山逢公若是班乎余曰昔普淨禪師不務說法庵於王城之東日浴萬衆曰時機

淺昧難提正令姑使善法流行足矣又安知逢公之意不出於此乎明年冬遣其徒來乞文又系之以辭曰

我懷巖頭僧中之龍本無寔法但識綱宗乾笑德山怒呵雪峯如師子吼香象失蹤又如麒麟不可繫羈羅山控勒明招追隨逢則晚出天骨權竒振鬣長鳴萬馬不嘶清侯之上駐我巾瓶笑示死生洞開戶庭意行出入不施鑠扃至今城北白塔亭亭寶鈴和鳴上干層霄下有全身百神來朝劫火洞然大千焚燒而此堅固無有動搖咨爾邦民當加敬虔蓋此大士

撰述
是汝福田如黃琳公如和褒禪刻此銘詩以壽山川

三角劄禪師壽塔銘

并序

禪師道劄生謝氏邵武人也得法於洪州石門乾禪師初住臨川之景德寺後住長沙之角山道望著三湘學者至如歸十餘年遂爲終焉之所門弟子爲建壽塔于白雲衝之陽甘露滅某宣和五年十月初二日過焉劄導余至塔所乃爲銘之銘曰

東林法道盛於石門在元祐間歸者如雲後三十年三角有聞石門嫡子東林諸孫道如平地世不舉步陟危值谷自爲險阻有來求者弗答弗顧但以此心

一酬佛祖白雲之衝卵塔已成如魚千里時遶之行
千巖月色萬壑松聲欣然而笑誰爲死生

嶽麓海禪師塔銘

并序

代

師名智海姓萬氏吉州太和人也幼靜專無適俗韻
去事普覺道人楚金爲弟子年二十一剃髮受具辭
金遊方金出鄧峯永公門父子道價逼亞東林總玉
澗祐故師依玉澗東林最久然無所契悟晚抵仰山
陸沉於衆佛印元公獨異之師方銳於學喜翰墨元
呵曰子本行道反從事語言筆畫語言筆畫借工於
道何益矧未工乎師於是棄去經行湘南諸山依止

大瀉十年真如門風號稱壁立學者皆望崖而退師
獨受印可輩流下之真如赴詔住上都相國寺師雅
志不欲西首衆衲於衡陽花藥山分座說法元符已
卯開法於城東之東明崇寧乙酉遷居於湘西之嶽
麓勸請皆一時名公卿明年正月八日麓火一夕而
燼道俗驚嗟以死弔師笑曰夢幻成壞蓋皆戲劇然
吾恃願力宮室未終廢也於是就林縛屋單丁而住
雜蒼頭廝養運瓦礫收燼餘之材造牀榻板隔凡叢
林器用所宜有者皆備曰棟宇卽成器用未具是吾
憂故先辦之聞者竊笑而去師自若也未幾月富者

以金帛施貧者以力施匠者以巧施十年之間厦屋
崇成盤崖萬礎飛楹層閣塗金間碧如化成梵釋龍
天之宮人徒見其經營之功日新而不知其出於閒
暇談笑宣和己亥七月九日以平生道具付侍者使
集衆估唱黎明漱盥罷坐丈室聞粥鼓命門弟子因
敘出世本末祝以行道勿懈說偈爲別有智暹者進
曰師獨不能少畱乎師以手搖去復周駒左右良久
右脇而逝閱世六十有二坐四十有二夏又七日闍
維收骨石塔於西崦舜塘之陰余官長沙始歎師雖
其道眼無分別相而州里情親若出自然故知其爲

撰述
石門齋初集卷二
二二
人惠敏有智略恤孤老赴急難常器人於羈賤中屢
折不困其尊禮賢者樂於人爲善則其天性嘗叩其
論於宗門號飽參於教觀甚博而知要不見十日而
以計聞嗚呼余聞論事易成事難捨生易處死難師
皆返是豈無德而然耶南牧齊公狀其平生乞銘於
余因爲之銘曰

臨濟綱宗遇風則止昭憂其讖得念而喜湘南有圓
汾陽之嗣遂興其宗克肖前懿衲子方來歸之如雲
南真兩俊絕塵逸羣海公於真蓋其的孫獨敢袒肩
荷擔宗門天資慈祥一目貴賤幻出寶坊實依淨願

冤親贊毀初莫能辨及其將化則有明驗入死之難
如登焚輪師獨易之如臂屈伸塔曰無縫豈有新陳
我作銘詩昭示學人

石塔銘

并序

瀉山空印禪師軾公與余登芙蓉謁長老從公于潮
音堂同遊東澗道人師祭法欽文顯預焉空印使同
遊者以石索塔于澗之曲從笑曰連日羣鵲翔鳴豈
此勝緣之祥耶空印請甘露滅其銘曰

萬峯之顛乃有流泉迸兩石間雪渦回旋嶮于三峽
下臨玉淵上有危石其大如屋可坐百夫薜封蒼玉

撰述
同來六僧五七童僕妍鄙俱笑響答山谷唯大士軾
約束長幼疊石爲塔團團層秀於一食頃談笑而就
其願伊何天子萬壽山禽何知羣飛和鳴物不虛應
勝事克成咨爾東阿地祇山靈護持此塔使長聽經

馮氏墓銘

并序

洪州布衣高天倪弟冲賜紫沙門善機傳法沙門善
權以政和五年十月某日葬其母馮氏於幽谷山之
陽附于皇考隱君之塋冲茹哀具書曰禍釁鑿罰不
自殞滅上延慈侍冲尚忍言之先妣於正月三日棄
諸孤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三願請文以昭後世三反

而不得辭乃敘曰夫人靖安馮氏年十六歸同邑隱
君子高廣仲容入門和敬動履規矩懿淑而敏出於
天姿媪御喜之與奪從之時皇舅春秋高擢而盲夫
人行立必掖食必嘗姑有風痺疾夫人視臥起進劑
餌皆畢世不懈里閭稱其孝仲容三弟稚幼夫人皆
自櫛沐縫紉之以至成立擇師使授學典婚使納婦
有勞有恩夫人幼孤未嘗學隱君好與禪衲游屏聽
其論而悅之遂能誦經曉字義隱君無經世意多往
林墅屏處五子皆夫人教之訓嚴色莊衣冠取法焉
初幼子善權俊發夫人曰此兒非仕林可致也施以

從石門道人應乾游以文學之美致高名於世第三
子善機亦授筆與之俱叢林期以起東林之道長子
天倪粹溫而厚誠欵而文里巷往來稀識其面第四
子冲久遊太學以能文舉于禮部所與交皆一時偉
人次子怛廓落有奇節不幸早世而孫楷學成而鄉
貢之夫人喜燕賞酒酣冲必利髻爲童子戲婆婆起
舞皆中部節弟姪以次上壽觀者歡譁夫人爲笑而
罷率以爲常邑人慕之女一人適貢士劉杭孫九人
皆嶷嶷爭秀曾孫兩人尚幼銘曰

俊發矯士母數責孟軻廢學母斷織凜然夫人嗣遺

則子孫繩繩詩與書名聞縉紳榮里閭何以訓之乎
威如膝下時聞裂縫掖頷之而笑無愀色衣冠三彥
僧連壁死生亦大能了然誦經而化如蛻蟬我作銘
詩騁其賢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九

丹陽居士賀學仁保男懋初愛燈施贊刻此
石門文字禪第二十九卷海塩了緣居士對
長洲徐普書上元李再興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典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三十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行狀

雲庵真淨和尚行狀

師諱克文黃龍南禪師之的嗣陝府閩鄉鄭氏子生而穎異在齟齬中氣宇如神人與羣兒戲輒相問答語言奇怪聞者駭愕不能曉則復軒渠笑悅而去奕世縉紳旣長喜觀書不由師訓自然通曉事後母至孝母嚚數困辱之親舊不忍視其苦使游學四方旅

次復州北塔寺長老歸秀道價方重於時詞辯無礙
因側聆坐下感悟流涕願毀衣冠爲門弟子秀笑曰
君妙年書生政當唾手取高第榮親乃欲委迹寂寞
豈亦計之未熟耶對曰心空及第豈止榮親又將濟
之委迹寂寞非所同也秀竒其志而納之服勤五年
如一日年二十五歲試所習爲僧明年受具足戒卽
游京洛翱翔講肆賢首慈恩性相二宗凡大經論咸
造其微解帙捉麈詞音朗潤談辯如雲學者依以揚
聲燕居龍門山偶經行殿廡間見塑比丘像蒙首瞑
目若在定者忽自失謂同學者曰我所負者如道子

盡人物雖曰妙盡終非活者既焚其疏義包腰而南
平易艱險安樂勞苦諸方大道場多所經歷自重其
才以求師爲難嘗至雲居謁舜老夫機語不契不宿
而去又至德山應禪師方夜參雌黃先達有六祖不
及雲門之語失笑黎明發去聞雲峯悅禪師之風兼
程而往至湘鄉悅已化去歎曰旣無其人吾何適而
不可山川雖佳未暇游也因此行寓居大瀉夜聞僧
誦雲門語曰佛法如水中月是否云清波無透路豁
然心開時南禪師已居積翠徑造其廬南曰從什麼
處來曰瀉山南曰恰值老僧不在曰未審向什麼處

去也南曰天台普請南嶽雲游曰若然者亦得自在
去也南曰脚下鞋是甚處得來曰廬山七百錢唱得
南曰何曾得自在師指曰何曾不自在耶南公大駭
參依久之辭去至西山翠巖長老順公與之夜語自
失曰起臨濟者子也厚自愛而師亦神思豁然德其
賞音及南公居黃龍復往省覲南公嘗謂師曰適令
侍者卷簾問渠卷起簾時如何曰照見天下放下簾
時如何曰水泄不通不卷不放時如何侍者無語汝
作麼生師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南厲語曰
關西人真無頭腦乃顧旁僧師指之曰只這僧也未

夢見在南公笑而已隆慶閒禪師與師友善方掌客閒問曰文首座何如在黃檗時南公曰渠在黃檗時用錢如糞土今如數世富人一錢不虛用自是爲同時飽參者所服南公入滅學者歸之如雲所至成叢林熙寧五年住筠州大愚太守錢公弋來游怪禪者驟多衆以師有道行奔隨而至錢公卽其室未有以竒之翌日命齋師方趨就席有犬逸出屏帷間師少避之錢公嘲之曰禪者固能伏虎反畏犬耶師應聲曰易伏隈巖虎難降護宅龍錢公大喜願日聞道乃虛聖壽寺命師居之師方飯於州民陳氏家使符至

遁去錢公繫同席數十人將僧吏求必得之而後已
有見於新豐山寺者卽奔往陳氏因叩首泣下曰師
不往吾黨受苦矣師曰以我故累君輩如此因受之
遂闡法焉未幾移居洞山普和禪院元豐之末思爲
東吳山水之游捨其居扁舟東下至鍾山謁丞相舒
王王素知其名閱謁喜甚留宿定林庵時公方病起
樂聞空宗恨識師之晚謂師曰諸經皆首標時處圓
覺經獨不然何也師曰頓乘所談直示衆生日用現
前不屬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遊戲
三昧互爲賓主非關時處又曰經云一切衆生皆證

圓覺而圭峯易證爲具謂譯者之訛其義如何師曰
圓覺如可改則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曰亦不滅
受而取證夫不滅受蘊而取證與皆證圓覺之義同
蓋衆生現行無明卽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峯之言非
是公大悅因捨第爲寺以延師爲開山第一祖又以
神宗皇帝問安湯藥之賜崇成之是謂報寧歲度僧
買莊土以供學者而自撰請疏有獨受正傳力排戲
論之句者敘師語也又以其名請於朝賜紫方袍號
真淨大師金陵江淮大會學者至如稻麻栗葦寺以
新葺室宇不能容士大夫經游無虛日師未及嗽盥

而戶外之屨滿矣殆不堪勞於是浩然思還高安卽
日渡江丞相留之不可遂卜老於九峯之下作投老
庵紹聖之初御史黃公慶基出守南康虛歸宗之席
以迎師師曰今老病如此豈宜復刺首迎送爲我謝
黃公乞死於此其徒哀告曰山窮食寡學者益衆師
德臘雖高而精神康強康山自總祐二大士之後叢
林如死灰願不忘祖宗赴輿情之望不得已乃行先
是黃公嘗望見師於丞相廣坐中師旣去丞相語公
曰吾閱僧多矣未有如此老者故公盡禮力致之廬
山諸刹素以奢侈相矜居者安輒暖師率以枯淡學

者困於語言醉於平實師縱以無礙辯才呵其偏見
未暮年翕然成風三年今丞相張公商英出鎮洪府
道由歸宗見師於淨名庵明年迎居石門崇寧元年
十月示疾十六日中夜沐浴更衣趺坐衆請說法師
笑曰今年七十八四大相離別火風旣分散臨行休
更說遺戒弟子皆宗門大事不及其私言卒而歿壽
七十八臘五十二茶毗之日五色成燄白光上騰煙
所及處舍利分布道俗千餘人皆得之餘者尚不可
勝數塔於獨秀峯之下師純誠慈愛出於天性氣韻
邁往超然竒逸見人無親疎貴賤溫顏輒語禮敬如

一主持叢林法度甚嚴有犯令者必罰無赦以故五
坐道場爲諸方所法得遊戲三昧有樂說之辯詞鋒
智刃斫伐邪林如墮雲崩石開發正見光明顯露如
青天白日人人自以謂臻奧至於入室投機則如銅
崖鐵壁不可攀緣性喜施隨有隨與杖笠之外不置
一錢行道說法五十餘年布衣壞衲儵然自守於江
西有大緣民信其化家家繪其像飲食必祠嗣法弟
子自黃檗道全兜率從悅而下十人餘此其平生大
槩也至其道之精微皆非筆墨可能形容竊嘗論之
其棄儒冠而入道類丹霞奔經論之學而穎悟類南

泉尋師之艱苦凜然不衰類雪峯說法縱橫融通宗
教類大珠至於光明偉傑荷擔宗教類百丈此非某
之言叢林學者之言也嗚呼兼古宗師之美而全有
之可謂集厥大成光於佛祖者歟崇寧二年十月十
五日門人某謹狀

泐潭準禪師行狀

公諱文準興元府唐固梁氏子生始幼見佛像輒笑
張牙不喜聞酒葢金仙寺沙門虛普乞食至其家師
膺門酬酢如老成時年八歲卽辭父母願從普歸授
以法華經伊吾卽上口元豐僧檢童子較所習以藉

撰述
名先後度師藝精坐年少不得奏名陝西經略范公
過普廬普臘高應對領略師侍其旁申辯詳明進止
可喜范公欲攜與俱西師辭曰登山求玉入海求珠
人各有志本行學道世好非素心范公陰竒其語度
以爲僧剔髮旣往依梁山乘禪師呵曰驅烏未受戒
敢學佛乘乎師捧手曰壇場是戒耶三疊結磨梵行
行阿闍梨是戒耶乘大驚師笑曰雖然敢不受教遂
受具足戒於唐安律師徧游成都講肆倡諸部綱目
卽棄去曰吾不求甚解大法師曇演佳其英特撫之
曰汝法船也南方有亞聖大士有若瀉山真如九峯

真淨者知之乎宜往求之師拜受教與同學志恭出
詣瀉山久之不契乃造九峯見真淨於投老庵問曰
什麼處來對曰興元府曰近離何處曰大仰曰夏在
什麼處曰瀉山真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然
左右視真淨呵曰適來句句無絲毫差錯靈明天真
才說箇佛手便成隔礙病在甚處師曰不會真淨曰
一切現成更教誰會師服膺就弟子之列餘十年所
至必隨紹聖三年真淨移居石門衲子益盛凡入室
叩問必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者必起從園丁壅菜
率以爲常師每謂公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莫能測

也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因大悟方見老人平日用處走敘其事真淨罵曰此中乃敢用磊苴耶自是迹愈晦而名聲愈著自其東游淮淝所至衲子成叢林顯謨閣待制李景直守洪州仰其風請開法於雲巖未幾殿中監范公帥南昌移居泐潭方是時禪林以飲食爲宗以輒暖爲嗜好以機緣爲戲論師悲歎之師槌拂之下常三百人而宿戶外者又百餘許求入室就學師難之乃謂之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闍梨從什麼處入對皆不契每曰我只畜一條拄杖佛來也打祖來也打不將元字脚澹汝枯腸如此臨

濟一宗不到冷落學者莫窺其奧然升堂說法辯如
建瓴不留影迹一時公卿大夫宗向之以政和五年
夏臥病侍者進藥餌師泛然如無意識須忌食毒物
師亦未嘗從有問其故曰病有自性乎病無自性則
毒物寧有心乎以空納空吾未嘗顛倒而汝輩欲吾
昏迷耶七月二十二日更衣說偈而化閱世五十有
五坐三十五夏闍維得舍利晶圓淨光不壞道俗千
餘人皆得之門弟子等收塔于南山之陽嗚呼雲庵
之神悟於南公之門超軼絕塵者也予每疑嗣之者
難及觀師之風格殆所謂家名辯才氣宇逸羣者耶

撰述
不月五五卷三
謹狀

花藥英禪師行狀

代

臨濟九世之孫雲庵真淨之嗣師諱進英字拙叟出於羅氏其先吉州太和人幼孤母憐之性慧敏齟齬中日誦千餘言通詩禮大義與羣兒嬉游侮玩之氣出其上親舊愛敬之使著縫掖爲書生輒病至於死鄰母泣曰吾始娠夢有乘空而語曰而出家則疾有瘳矣於是擊鐘梵放誓於佛前乞以爲僧洞隆童子而藉名於善集才年十八試所習得度受具戒卽欲經行諸方以觀道報劬勞之德其母有難色於是庵

於母室之外名曰精進士大夫喜其爲人賦詩爲贈
多佳句螺川父老迄今道之母歿心喪三年修白業
爲冥福卽游淮海所至少留當時號明眼尊宿徧謁
已雖未契而嘗識多賢者晚謁雲庵夜參聞貶剝諸
方以黃檗接臨濟雲門接洞山機緣爲入道之要擿
其疑處以啓問師恍然大悟如桶底脫佛印禪師叢
林號大宗師有盛名慎許可獨以師爲俊彥師有爽
氣喜暴所長以激後學三十年一節不移故佛印呼
爲鐵喙初開法住長沙之開福十年之間殿閣崇成
又五年棄之翩然北游五臺徧覽聖蹟乃南還庵梁

山天下衲子益追崇之政和甲午衡陽道俗迎住花
藥之天寧勸請皆一時名公卿師以教外別傳之宗
授上根以漚和般若化道俗老益康強精進不替嘗
中夜禮佛作息飲食不肯與衆背叢林信其誠民人
化其教得法而爲一方領袖者不可勝數槌拂之下
嘗二千指龍象雜遝方進而未艾也其激揚大事游
泳語言備存三錄日報慈曰鴈峯游臺盛行於世宣
和三年冬謝事復庵梁山越明年臘月示疾蟬蛻嗚
呼若人已矣予竊爲桑門惜之參學稟淳一日泣訴
於予以予知其師之深者欲干其狀而求銘故爲書

云耳長沙孫承之謹狀

傳

十世觀音應身傳

并贊

唐大菩薩僧寬公出於益州孝水楊氏方其娠也母失常性却酒葷有慧辯及其生也無痛苦聞異香忽然在前卽能言言我名慧寬有女兄信相亦神異年相聯於齟齬中終日論說聽者一不能曉其父瑋以符呪爲兩川道俗所歸而不知有佛經人錄其所論百許紙時懷龍山會禪師聞其異至瑋舍瑋出示之會驚曰與佛經合不測人也俄有異比丘入火光三

昧於淨慧寺特召信相信相至曰此室皆火聚其可
入哉曰以水滅之可入信相卽作水觀而入於是異
比丘化其父母使出家父母曰許娉矣奈何鄉里爭
出財贖之公因信相亦俱依慧空寺慎公避太祖御
諱荆落焉公時年十三從會公授經律會畏之如神
反從質疑天姿謙敬未嘗怒懷龍衆三千指皆躬力
作公獨閑適人以爲言會曰此吾先師也昔周滅吾
法吾從曇相禪師隱于終南山及隋教復興吾辭而
歸蜀曇相囑曰汝當領徒大作佛事有童子名慧寬
者善視之此其後身衆因不敢復言公年三十乃還

綿竹廬于無爲山以神異化而全蜀爭師事之如淮
泗之僧伽七閩之定光公嘗赴江陵大會朝發夕返
荊州府前有拳石含五音天下聞之公取以歸今置
定身龕中什邡陳氏施園爲寺公以竹標其中曰以
此爲基拔去竹泉泫然而出掘之得巨石石下有寶
瓶舍利公作禮乃放光永徽四年夏六月二十有五
日歿於淨慧寺閱世七十坐五十五夏

贊曰予讀無爲山廣錄公始發心日誦觀世音名十
萬徧生五天十世爲居士生震旦十世爲比丘皆出
楊氏又瞻其畫像天骨秀特和敬之威望之肅然是

所謂真比丘也

鍾山道林真覺大師傳

梁大菩薩僧寶公以宋元嘉中生於金陵之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面方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七歲去依鍾山大沙門僧儉爲童子儉名之曰寶誌長而落髮專修禪觀坐必越旬久之忽無定居多往來皖山劔嶺之下髮而徒跣著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鑷屬挂杖負之而趨經聚落兒童譁逐之或徵索酒葷或累日不食嘗從食鱸者求鱸食者與而心笑之卽起

吐水中皆成魚相傳始驚異時時題詩初不可曉後
皆有驗建元間異迹甚著丞相高嵩爲武帝言之以
禮自皖山迎至都舍於陳征虜之家輒自釐其面分
披之出十二首觀世音慈嚴妙麗傾都聚觀欲爭尊
事之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夕咸見游行市
里旣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吏門外有兩輿金
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文惠太子竟陵王送供至建康
令呂文顯以事啓帝帝迎至禁中俄有旨屏除後宮
爲家人宴公例常與衆出已而猶見行道於景陽山
比丘七輩從其後帝怒遣使至闔吏曰公久出在省

中吏就視之身如塗墨然武帝聞之大驚陳顯達鎮江州大司馬段齊之從行往辭公公無他語但引紙畫鷓畫畢授之曰緩急可用此顯達叛齊之遁去顯達大怒遣騎追之將及齊之窘甚見鷓喧暮林卽匿其下鷓翔集自如騎旣失其蹤但見鷓林必非人所寄遂去齊之方悟公意也鄱陽忠烈王飯公於私第顧左右覓荆枝有折以獻者則以安門上而去俄有旨以王領荊州衛尉胡諧臥病以書哀訴幸以屈臨庶幾疾有瘳公題其書尾曰明屈翌日果卒僧法平欲以衣獻公不知所寓遣使徧求之龍光剎賓兩寺

皆曰夜宿此黎明去矣又嘗所厚善厲侯伯家侯伯
曰公夜行道於此今睡未興使人視之笑去公在華
林園忽重著三布帽亦不知自何得之俄而武帝崩
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崩齊亦於此年■矣靈
味寺沙門寶亮欲以衲帔遺之未及有言公忽來牽
帔而去蔡仲熊嘗問仕何所至公不自答直解杖頭
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仲熊果至尚書左丞永明中
住東宮後堂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汚衣
褰裳走過至鬱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自此門舍故
闔人徐龍駒宅而帝頭血流於門限焉建武中明帝

害諸王高士江泌憂念南康王子琳以訪公問其禍
福公覆香爐示之曰都盡無餘後皆如其語徐陵兒
時其父攜詣公公拊之曰天上石麒麟也陵果名譽
顯於世又文惠太子迎釋僧惠至京師惠過公公拊
其背曰亦龍子也慧終以辯才顯聞其徒屯騎桑偃
有不臣之心公見之戟手詬曰若乃欲反耶奈斫頭
穴胸何偃汗下不敢仰視遁去梁武帝受禪尤深敬
事前朝以超放動輒禁錮至是下詔釋之嘗問曰弟
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又問十二之旨在
何答曰書字時節刻漏中又問何時得淨心修習答

曰安樂禁之又問年祚遠近答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爲享祚倍宋文之年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雨不降公謂左右曰吾病不差就官乞活儻不奏白官應得禍卽上啓願於華光殿講聖鬘經請雨帝卽命沙門講之終夕雨公又以刀橫水孟良久又雨帝初繁刑公假以神力令見高祖受極苦於地下自是省刑詔畫工張僧繇寫公像藏禁中僧繇下筆輒不自定叩頭哀懇公笑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帝偶與公臨流縱望有物泝流而上公舉杖引之隨杖而至蓋紫栴檀也詔供奉官俞紹雕公像

頃刻而肖神情如生帝大悅命置內庭爲子孫世世
福田法雲寺雲光師講經天爲之雨華帝意其證聖
夜於舍光殿焚疏命公雲光僧儉傅大士齊翌日獨
雲光不至公嘗聽法雲講妙法蓮華經至假使黑風
問風果有否答曰世故有第一義諦故無公曰若體
是假有此亦可解耶法雲默然公則自爲主客辯難
鋒生一坐盡傾然莫有解者帝嘗從容問國祚有留
難否公但指喉示之侯景之亂尤追繹公言也有僧
浮杯來謁帝帝方與客碁吟曰殺之碁罷命僧侍衛
奏曰適蒙旨已殺之矣帝嗟悼不已以問公公曰陛

下前身蚯蚓也僧嘗爲薙草者悞殺之今償夙債耳
天監十三年公移華林園金像置所居房帝聞之曰
師將去我耶是歲十二月忽命奏絲竹徹晝夜至六
日終於興皇寺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以
聞帝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帝
昔與公登鍾山之定林指前岡獨龍阜曰此爲陰宅
則永其後帝曰誰當得之公曰先行者至是念公以
此言以金二十萬易其地以葬焉皇女永康公主薨
盡施其粧奩建浮圖五層于其上置以無價寶珠仍
建開善精舍勅陸倕製銘于塚內王筠勒碑於寺門

處處傳其遺像焉畢工駕御寺公忽現於雲間萬衆歡呼聲振山谷勅謚廣濟大師公顯迹之著數可五六十許及終亦不老莫測其年有徐犍道者年九十三自言是公外舅弟小公四歲計其時九十七矣李氏有國日謚曰妙覺公作四柱記五公符十二時偈壁記心鏡圖數千言傳于世本朝太平興國七年舒州民柯萼者遇異僧於歲山下以杖指松根令萼鑿之得瑞石一篆文皆識聖宋國祚無疆萼進其石于京師太宗皇帝遣中使置齋於鍾山詔自今不可以名斥以顯尊異賜號道林真覺大師

祭文

祭雲庵和尚文

我生九歲則知有師寤寐悅慕想見形儀識師新豐
等父母慈欣然摩頂使執軍持長游大梁薙髮而歸
省於九峯凜然德威霜雪雨露物以茂滋師成就我
妙如四時紫霄之下泐水之湄前後七年龍起雲隨
今古一律妬毀陷擠愛憐收拾終不棄遺我昔出山
師則有辭子幼英發終必有爲顧吾老矣見子無期
指其二子藉汝教之謹呵皆可不可相離德音在耳
星霜八移師成新塔我亦陳衰昔師旣化品坐對啼

撰述
石門志卷三
僉遣本明遠乞銘詩事濟而還僵仆於地山川隔阻
久絕音題獨攜希祖千里來辭一酬夙心死無憾悲
師之平生累德巍巍必與其後在我無疑敢不激勵
上答恩私

祭昭默禪師文

政和八年二月初六日甘露滅致以香羞之奠祭于
佛壽靈源真歸無生之塔寶覺以拳授法宗綱區別
背觸天非蒼蒼如履虎穿非愚則狂公少竒逸發矧
劍鋸橫機試之切玉無傷體露情盡凡聖兩忘瀉仰
機辯如珠走盤父喜自匿暴子所長追還此風名聞

諸方臨濟法道始於南昌大於汝穎盛於衡湘黃龍
三關建無勝幢奕世護持不離覺場天魔愁怖走什
且僵剪拂流輩高師門牆庸有匪人賣公自揚騏驎
種性自異犬羊狼觸怒疾夫豈知量儼臨清泉精嚴
激昂如萬星月如百谷王高明廣大洞徹汪洋成就
法器堅翹飛翔下視毒龍命將滅喪劃海爲兩搏而
取將老則移疾古寺閑房聽萬象說以默自藏猿鳥
厭見天下想望我初見公駿氣騰驤溟滓弟之但加
敬莊人以謫掩公慰愈光置麝溺器更增其香取而
有之麓于藥囊坐交時埋甕于南荒零落苦李人棄

路旁公犯世忌愈益稱賞萬人浮議冰消其湯旣幸
生還陸沉故鄉豈不願見恃公康強計至失聲事出
倉皇中流欲濟俄喪楫航夜淚殷枕起喟失牀我憂
禪學終背教綱造論導之排斥否臧公聞乃曰彼自
無瘡以書教誠敬傾數行至言吐鳳自然文章馬鳴
龍勝論著精詳文字於道疑不相妨索珠層淵採玉
崇岡人各有志鹹酸異嘗但餘此意拜未敢當嗟吁
惜哉巍巍堂堂遂成千古叢林荒涼然觀斗柄陰晴
晦彰示有出沒夫豈真亡

祭妙高仁禪師文

孤鳳兩雛名著諸方我初識譽未識華光政和甲午
還自南荒夜宿衡嶽草屋路旁僕奴傳呼妙高大方
連壁而來驚喜失牀高誼照人笑語抵掌瀟湘平遠
煙雨孤芳舉以贈我不祕篋箱追繹陳迹云更幾霜
去年中秋宿師雲房爲留十日夜語琅琅曰我出吳
游淮涉湘今三十年倦鳥忘翔偶如慧曉懷思故鄉
想見明越雲泉蒼茫已遣阿湧先渡錢塘不見半年
嶺谷想望計至驚定淚落沾裳思歸之念夫豈其祥
嗚呼師乎忠義激昂高風逸韻仁肝義腸縉紳相志
遠公支郎此生逆旅已熟黃糧夢中吳楚寧能取將

撰述
石門志卷三
唯方廣譽躬至影堂如我致辭而炷此香清淨法身
敗橐膿囊光透毛孔不可掩藏昔日非在今未嘗忘
如水中乳莫逃鷺王則我與譽何用歎傷

祭覺林山王文

惟靈簡易似放閒靜似懶以法爲林滴水爲限夜歸
村落投枕再鼾竈黔無煙童僕啼飯而兄直視爲一
笑莞然三十年事事成辦我愚且鄙少去故鄉豈不
懷歸路脩且長遂成永隔死生相忘念俱事師落髮
游方如宿逆旅各夢同牀聞訃一年乃奠靈几觸目
悽慟語訖酸鼻嗟乎人生有恩有義薦此鉢飯淚墮

如洗

祭幻住庵明師弟文

子少棄家從我游嬉三十一年如夢頃時於此夢境
憂患半之我竄萬里白骨重肉子臥一庵亦失雙目
心知餘年再見不復敢料來歸先館子廬卽視模索
認聲驚呼我亦念子形神已枯百不如人謂當壽考
心期惻然正爾難保如臨崖樹先自枯倒不見兩月
果以訃聞旣通世契久同師門臨終之語骨須我焚
攜法兄祖疾馳三日瓦燈晝昏寂然空室相視以慟
薦此鉢食

撰述
祭鹿門燈禪師文

維皇宋建炎元年歲次丁未五月庚寅朔二十日特
敘復僧某謹以茗果之奠敢昭告于燈公禪師之靈
明安宗風續佛壽命幾絕而存至師大振芙蓉東去
隨至礪陽如道吾智而有石霜定惠旣化遷住鹿門
如青林虔而繼新豐雖牧萬僧如數三四觀其規模
寶覺是似重和改元髮僧宮寺褫穢之師包羞惜死
諂諛之極遂拜黃冠師笑視之泚其面顏蘇嶺之下
寶坊幻出何以致之蓋其願力旣孝其師又悌其兄
有光叢林不負佛恩凜然風神今成萬古薄奠在盤

淚落無所

祭五祖自老文

古人尚友不短千載苟曰氣合何必面對崎嶇遠來
僥倖爲會坐未歡禪師不少待如人噬臍不及何悔
掩淚莫陳意折心碎十方現前去來無礙師豈真亡
覲露妙在

祭郭太尉文

公起徒步絲絢入侍遂斷國論危言讜議在妬忌中
剛而有禮天子敬之愛等昆弟雖無知名民陰受賜
如漢子房如唐陸贄人衆勝天覺中妬忌公笑徑去

道固如是一斥不復而又早世姦邪色矜天下隕涕
我初聞計中夜而喟公之精神與天終始宜終功名
宜身富貴乃歿瘴鄉又寓旅邸人之竒禍至此極矣
唯德是輔殆虛語耳天定勝人果不容僞妬忌伎窮
反自相噬邪正日分曉如涇渭今餘十年歸骨萬里
我昔觀光混迹都市游公卿間如梁寶誌公每延禮
忘其勢位我亦徑造必至臥內兵衛如雲不敢呵止
愛憎相奪有萬贊毀坐嘗厚善囚我棘寺幾失頭顱
終禦魑魅敢期白髮莫于湘水世相新竒習爲巧士
教訓諂諛鉤取祿利貌雖光澤行可愧恥聞公之風

面熱頰泚吾聞陰德榮亨必至不身嘗之當在其子
格言不欺果見偉器沐浴道德冠冕仁義定世其家
行矣是似則公之生亦何嘗死

祭朱承議文

吾聞明珠白璧石韜水藏山川草木被其容光臨川
之民共此盱上如湘老龐道德光華照映兩邦吾儕
微蹤雲浮四方眷此不去是亦故鄉歎公杖履人羣
軒昂忠信豈弟易親難忘忽厭夢境高蹈八荒公有
賢子如麟鳳凰王室柱石吾法垣墻終大公後公豈
真亡想聞此語抵掌脫冠未忘世禮聊薦積香

祭許先之文

維公於國盡忠於家盡孝豈特天資亦學之効德富
才高川增嶽秀薦登清華出縉紳右用舍進退有命
有義一斥而終料豈及此聖恩不貲五日而至公獨
不沾陽城陸贄嗟余憊鄙於物多迂幸不終窮有公
知遇屋歸山丘舟逃夜壑寓詞一觴心折涕落

祭趙君文

惟靈忠信恭敬耀於西州不爲無聞年餘七十笑傲
林丘不爲無壽生有令子派佛祖流不爲無慶有一
於此足以忘憂而況三者兼有之耶茲山弗嗣麋鹿

所遊十年之間百廢具修凡以今子德義之優故也
余聞之鳥巢南枝狐死首丘彼亦何知能思厥由矧
輕勢急道超然特立者乃肯爲之羞乎嗚呼計來萬
里物故越秋等視閭浮譬如一漚公之云亡非去非
留薄莫告焉世禮則由雖神覓竟無不知也尚能爲
之歆不

瑄上人祭母文

我生頑鈍雀息鳩視不歸庸人亦幸而已矧墮三寶
高出塵累儼臨人天福田于世坐推其因何以至是
皆吾母慈念極心碎我昔東游志亦勇銳訪道名山

撰述
酬此恩爾身雖四方心挂漳水豈不懷歸料豈及此
三月甲寅計來千里棄杖南犇露行草止天降荼毒
乃不及已呼天泣血奪我母氏今何能爲中局亂矣
昔每歸省迎門笑喜堂今闐然瓦燈塵几慈和粹溫
竟作川逝撫柩長號淚迸如洗杯露壚香區區世禮
天地有終此恨無旣

祭通判夫人文

代

竊聞漢王霸之室有智識而柔懿然子孝而不學夫
雖賢而弗仕又聞唐王珪之母閱房杜而知子及珪
身登三事則其母又已卽世唯夫人之高風特有異

於是二者矣夫有霸之賢而爲熙豐之名臣子有珪
之材而名冠縉紳壽閱諸孫而視聽敏捷孫能酌古
而心醉六經蓋功名之念如雲之必雨富貴之盛如
川之方增寔清規之所訓祭景慕之遐想懿德必光
於史牒計夫人雖死其何憾乎

祭文七首

代

我聞如來世尊將般涅槃自披其胃紫磨黃金卍字
之相而告大衆曰汝等各各瞻仰今足無生後悔及
已掩棺迦葉後至又出雙趺以示眷憐嗚呼如來世
尊正傳法嗣覆蔭此邦三十餘年凡在道俗上與清

衆下與奴隸若親若疎若小若大皆受餘庇今以入
塔攀戀無已精明之溫豈弟之容不可復見柔軟之
音慈誨之語不可復聞宗乘微論差別之義不可復
解言念至此意折心摧嗚呼禪師葬靈骨於九原想
音容於萬古雪雲方慘兮悲風飄颻松聲蕭瑟兮哀
聲連朝陳微誠兮以薦薄莫望慈雲兮其不可招嗚
呼哀哉

我來淮山寒暑九遷傾誠於師遂爾忘年比隣追隨
合并周旋每一會語莫不歡然法屬之故無時造膝
師嘗顧我笑指坐席曰終當主我此文室謂師爲戲

不敢怒嗔今日何日果繼後塵血指汗顏不善斧斤
而師有觀教之諄諄今既逝矣夫復何云先德遺訓
何敢不遵法侶現前聊薦溪蘋禮雖不腆情無鮮陳
因法相逢以法爲親非子則姪繩繩洗洗傾困倒廩
不祕珠珍煖其孤寒賞其賤貧自師退居其德日新
諸方竒衲川輸雲屯大法將頽謂必中興不見一夕
遂以訃聞如方欲渡遂迷要津中夜起喟棄牀失聲
慈和粹溫永失依怙香羞在筵淚落無所

東山真子白雲的孫迅機妙辯褒然逸羣黃河流天
太山吐雲無有窮極莫知津垠師罷住持其道益尊

撰述
不
二
酣歌自樂晝常掩門世不得見言豈得聞檻撰積香
鑪焚室熏今旣非去昔亦豈存此意昭然卽曰全真
道大德高名聞諸方禪林耆艾覺苑鳳凰三十餘年
化行此邦我輩晚生幸登覺場聞金石誨熏知見香
譬如珠玉山韜水藏而其草木亦被餘光今旣云逝
撫心悼傷嗚呼師乎巍巍堂堂遂成千古天豈真亡
念昔侍坐恭聞誨言辭親出家是大因緣本出生死
期離蓋纏求師之難自古則然如芥子針如鸞膠絃
我等何輩萃此法筵如海之大而會百川教誨成就
長養撫憐如物發生雨露無偏又霜雪之使其氣全

恩有四種報効當先百未一施師我棄捐師之道德
如月在天譽月之明何以加焉恭陳薄奠儼如在前
情斷志訖淚落九泉

天姿曠達純素任真妙年出蜀汎愛親仁淹通宗教
廣見精聞我亦何幸早獲相親義爲朋友法爲弟昆
於師父子兩爲比隣周旋之久三十餘年懷我宗伯
宗門鳳麟不幸早逝殞此偉人謂師英氣可續芳塵
今又已矣撫淚沾巾嗚呼禪師夢幻視身而視生死
如夜與晨十方現前孰亡孰存我獨何爲浪自酸辛
無忘世禮薄奠聊陳

祭老黃龍謚號文

代

崇寧四年四月某日住山某敢昭告于南禪師之塔
竊聞巢由稽者夷齊餓夫初若無求於一時終必有
稱於百世觀其措慮深遠蓋亦維持化風故知德澤
之在民是乃聲名之不捨又況荷擔大法提攜四生
者乎恭惟禪師家于此山名落天下起臨濟於將什
傳少室於無窮厥集大成有光先覺乃者明天子沛
流殊恩大昭懿德特旌普覺之號用勵後學之徒仰
惟覺靈祇此榮福嗚呼春葩華於萬物而不自以爲
功日照明於四方而不知以爲德凡所以歌詠和氣

褒贊高明者皆天下之至情然則禪師於此豈曰不然耶

崇仁知縣赦後祭神文

唯三代之訓夏至日恭祭地祇斯古先哲王之懿德禮也而歷世堙沒不嗣今天子力舉而行之致禮既畢竒祥薦興歡聲和氣充塞天地猶以名山大川廟貌所在有功血食於民者未克躬至則以守令使告行吏其敢不肅虔哉謹用某日特具牲醑以奠于祠下神之聽之祇此榮福

祈雨文

仍歲饑凶民之艱食亦以衆矣而菜色喘沫者猶並首以望有秋如痿者之不忘起也春夏之交風雨時若方將奮躍似有生意而比日毒暑益熾四無雲陰車鴉夜鳴田龜晝坼饑凶之憂恐在朝夕傳曰亨牛而不鹹敗所成矣又曰行百里者半九十爲不克終豈神之賜昌其始而終奪之邪吏以不職上天降罰吏躬任之民其何辜而神亦坐視其病哉謹率丞佐羣趨並走致恭于祠下雀息以俟休咎神其哀憐之

謝雨文

比日以來民以不時實雨望天焦勞益飢饉之餘情

易驚擾如禽傷弦念痛於曲木如稚驚雷失聲於破
釜是用率丞佐上瀆神聰香火未收雲氣已布連日
繼夕霖雨露足嗚呼雖父兄之所哀憐其必從何以
迨比舞翠浪於山原兆黃雲於困廩歲登訟簡民樂
吏閒荷神之賜孰大於此式奠昭告豈不休哉

石門文字禪卷第三十

丹陽賀門徐氏男夢登女玉登 金氏 周氏
周晏共施刻此卷 海鹽丁緣居士對 長洲
徐普書 上元李茂松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